

主持人：戎华

80后，狮子座。

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谈论爱情时别人又在说些什么？我们随手记下只言片语，它不是爱情的标签，只是一点零散的碎片，怎么组合由你决定。

邮箱：viviyc@126.com



他个子不高，相貌普通；他常年一把雨伞遮顶，身挎一个粉红色小包；在学生的记忆中，他经常自言自语，有时目光平和凝视远方……这是中国矿业大学一些师生对他的记忆。在人人网、豆瓣社区，在校园BBS，在一些网络论坛支离破碎的文字描述中，他是矿大校园内一个传奇爱情故事的主角：多年之前的一个雨天，他的女朋友，在矿大门前发生的一起车祸中丧生。女朋友当时留下的——是一把雨伞和一个小包。

研究生毕业的他，带着女友的雨伞和小包，经常出没在学校。有时在自习室，有时在校园。据说，晴天下午三四点在校园里碰到他的概率比较高。课堂上，矿大的老师也会给新生介绍他。几乎，矿大人都知道伞哥……“那时你说的我们天作之合，然后怎么了被时间捉弄了……”见过“伞哥”的网友讲述伞哥的故事，并贴出感人的MV祝福他，“如果这真是伞哥的爱情，祝愿他早点从过去醒来。”

□爱周刊记者 邢志刚

矿大伞哥传奇

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不变的痴情“伞哥”

伞哥传奇

在诸多文字和图片的描述中，“矿大伞哥”的形象是清晰而且完整的。“人人网”用户“郑克洪”在一篇日志中描述道：

走在我们校园里，你会经常碰到一个奇怪的人，他身边永远有两样东西，一把女式伞，一个女式粉色背包。不管下雨还是阳光明媚的时候，他都会撑着那把伞，所以大家都嘲讽地叫他“伞哥”。我曾经不止一次在心里和口头上骂他是个傻帽，装什么行为艺术。直到今天，我知道了他背后的故事。我才明白，我们都错了，他不是傻帽，他是伟大的，伟大到我们只能在小说中才能遇到这样的人。

今天和一个已经毕业的朋友无意中聊到伞哥，我习惯性地笑他。我朋友跟我说，你别笑，他很苦。我说，怎么了，难道他有什么病？不能照阳光吗？要不怎么整天背个女式包啊？朋友说，你知道他今年多大吗？我摇头。朋友说，今年他应该三十七岁了，他留在这个学校已经快十年了。他曾经是矿大的研究生，毕业后一直没有走，因为他舍不得这片到处都是他和女朋友美好回忆的地方。他女朋友死了，几年之前死在一个雨天。当时她用的就是现在伞哥用的这把伞，还有那个背包也是她的。女朋友死了之后，他精神就失常了，一直带着那两样东西。留在这个校园里，家人不知道想了多少办法，都没用，最后只好放弃了。每个月给他一些生活费，就让他这样待着。

听完之后我震惊了，这是小说里的情节，没想到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主角就是经常被嘲笑的我。朋友说的那个车祸我听说过，在徐州都很出名，就在矿大西门那里，几年之前，一辆出租车撞死了一个女生，据说很惨。听完之后心里很难过，我竟然曾经嘲笑，和他比起来，我是多么地残忍，今天写这篇文章，就是为了向他道歉。回想一下他的形象，长得很优雅，瘦瘦的，个子不是很高，长相很一般，每次走在路上都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慢慢地走着，现在想起来，之前的他也不是很让人讨厌。

一个矿大的研究生，为了一段爱情，为了一个女生，精神失常后，留在这个校园十年，天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不停地在校园里逛。我想，这块地上，留下了太多他和她的回忆了吧。现在想想，他不是真的精神失常了，他知道自己一个人怎样生活着，知道从银行卡里取生活费，他知道把自己打扮得就和学生一样干净清爽，很多在食堂里遇到他，他和服务员说话很正常。我想，他只是思想和心理都一直停留在很多年前，他不愿意接受女友死去的现实。我真的很难想象，那是一段怎样的爱情，会爱得这么深，会痛苦这么久，伞哥值得我们去佩服，他真的很不容易。

在日记里，“郑克洪”呼吁说：“矿大的学姐学弟，学弟学妹们，要向伞哥致敬。以后遇到他，都用敬佩和祝福的眼神去看他吧！”



网友拍摄的“伞哥”侧面照片，请别打扰他，祝福便是最好的语言 图片来自网络

伞哥印象

初次见到“伞哥”的学生，和前述日志描述的一样，不免对他指指点点。矿大徐海学院的一位学生称：“第一次在易初爱莲超市见到他的时候，觉得他有些奇怪。你说天气好好的，打一把雨伞，女里女气的，还背着个粉色的小包。但事后在一些学长口口相传的故事和网络的描述中了解到，‘伞哥’实际上是自己的学长，呆在这个学校里已经快10年了。他是研究生毕业，在一个雨天，因为一起突如其来的车祸，他的女朋友，遭遇了不幸。“女朋友出事后，他精神开始出现恍惚，此后就一直留在校园内，随身携带的，就是女朋友留下的遗物：一个小包，一把雨伞。”

在徐州魔时网，一位矿大的学生描述说：“大一的时候，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奇怪的人，我第一感觉是大学真是个开放的环境，居然有这样的行为艺术者，第一反应是反感。可是听学长讲，他是一个远古的存在，在他们来到文昌（矿大老校区）的时候就已存在。说起来，在他眼里，我们只是个过客。铁打的园区，流水的学生。又听学长讲，他其实是个研究生。等看得多了，再看到他，人们都尊称一声哥，所以有了伞哥这个称谓。”

这位学生称，如果说“伞哥”选择轻生，或者暴力报复社会，“伞哥”都不真性情。唯独“伞哥”，一个人，默默地带着女朋友留下来的遗物，自己撑着把伞，也许是他的爱人死在雨天，或者别的原因，独自一人徜徉在他们曾经留下无数美好的校园里追思，方让人不得不赞一声，真性情，真男人。伞哥一出，天下哪有人再言浪漫？伞哥一个人，带着他的爱人的遗物，在他们经常走过的地方驻足，凝思，也许，仿佛看到了天国的爱人，出现在他的世界里。他出离了这个现实的世界，凝神于万物之外，这种对爱情的执着，对爱情的忠贞，对爱情的追求，也许就是他那宁静神情的由来。

在“人人网”，一位学生这样表述对“伞哥”的理解：如果非要说伞哥精神不正常，我们可以试想，究竟是怎样的爱，让伞哥出离的焦灼，出离的揪心，出离的情绪超越自己的极限？这种爱的表达，远远高出那些悲伤下离开人间的表达。因为伞哥是将无限的追思和怀念，融入到了这么多年的生活中，我不知道他如何生活，但是伞哥从来没有蓬头垢面，没有衣衫褴褛，总是干干净净，不让人生厌地在校园里驻留。大丈夫一死何难，难的是在痛苦中挣扎着体面生活。伞哥真男人！

“伞哥”的形象虽然在矿大一些见过他的师生们当中是单薄的，但是关于“伞哥”却还有一个段子在流传。“据说有个姑娘被‘伞哥’跟在后面走，她很惊慌，仓惶地逃离开去。但是没有听说后来有什么剧情。”“可以看到，伞哥，是止于礼的人。”一对矿大文昌小区内牵手行走的情侣向记者转述起这个故事的时候说，“真让人佩服，也许，那种深刻的感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理解的！”



网友拍摄的伞哥背影 图片来自网络



记者在矿大“伞哥”经过的地方拍摄的对比图片 快报记者 邢志刚 摄

在现实中看到童话

在一些听说过“伞哥”故事的学生们当中，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可歌可泣的“爱情传奇”。但是，由于故事一开始就进入了高潮，于是关于“伞哥”的真实身份以及爱情故事的真伪，便没有人去查证。因为至今，没有人和“伞哥”有过深度的接触。那段曾经发生过并且现在还在继续的爱情故事，传奇地让人震撼甚至回肠断气，到底是生活的真实还是一个关于爱情的美好杜撰？

李秀老师至今在矿大已经生活了10年。她2001年就读矿大，大学毕业后接着读研究生，然后留校任教，一直都在矿大。关于发生在矿大的“伞哥”的故事，她说自己也听说过。“几个月前，开车路过文昌校区学生宿舍楼的时候，就曾经碰到过传说中的‘伞哥’。后来在学校附近的易初爱莲超市内，也见到过。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觉得这个人有点怪怪的。后来听说了他的故事后，再次见面的时候曾经仔细打量他：他身体很单薄，一脸的忧郁，头发长长的，有点沧桑。但收拾得很干净。”

在学生宿舍区，一位见过伞哥的学生说：“记得前几天在易初爱莲超市购物，结账时我前面站了一个人，非常非常骨感，上衣湿了。皮肤很白，裤子很破了。当时我还在怀疑他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哦，对了，还拿着一把伞，但是外面晴天。后来偶然听人提起，原来他就是那个传说中的人——女朋友出了车祸，出事时打着伞。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从此以后每天打着那把伞，在校园等着他的那个不可能再出现的人。他是一个活在记忆中的人！”

在校园内主楼前，一位徐海学院的学生说：“前不久去主楼上自习，曾在三楼的教室内看到过触动自己心灵的‘伞哥’的身影。但不少人在他的背后窃窃私语，在偷偷地笑。后来了解到他的故事后，我想，‘伞哥’是带着爱人的遗物，每天走过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是在寻找过去。也许，只有在那些地方，他在天国的爱人，会再次出现在他的世界中。他出离了这个现实的世界，凝神于万物之外，他是在寻找他那被风带走的爱人。这也许就是他那宁静神情的由来吧！”

寻找伞哥

这个盛传的“伞哥”故事，都是片段的，外围和远距离的。但是，“伞哥”却实实在在地生活在矿大的老校区，出没在矿大老校区的宿舍区、食堂、主楼自习室，以及校外的易初爱莲超市。但是没人能够确定，他再次出现是什么时候。

在记者的走访中，在“伞哥”活动的区域内，多位学生，教职工均表示见过“伞哥”，但是时间分别是几年前，或者是今年夏天。给他们看互联网上有学生拍摄的关于“伞哥”的照片，很多人一眼就认了出来：“他就是‘伞哥’”。

但是关于他的生活细节，却无人知晓。11月27日下午，在矿大老校区学生宿舍区附近的一家教育超市内，一位姓董的收银员看完照片后说：“前几天他就来过超市，但衣着打扮并不邈逸。大概每隔几天，他都会来超市买一些方便面、面包之类的食品。他言语很少，一般买了东西结账后立马走人。平时都是一个人来的，话不多。从买东西到付款等细节来看，他很正常，和其他的学生一样。”

另外一位年龄大点的收银员称，她在超市里工作很多年了。“曾经多次看到这个人来超市中买东西。不管晴天还是雨天，他一般都是打把伞，背个女式小包，所以对他印象比较深刻。前几天他来超市的时候是下午4点左右。”

当天下午，教育超市门前的路上学生们人来人往。记者从15时左右一直守候到傍晚，遗憾的是，“伞哥”没有出现。

11月28日，通过向矿大研究生院办公室和矿大研究生院负责学生学籍的培养管理科求证，依然没有关于“伞哥”的确切信息。研究生院办公室的老师说，“矿大学生很多，无名无姓，无从查询，何况这名学生已经毕业多年。”

偌大的校园，“伞哥”到底在那里？一位矿大的学生说：“以前，我们也非常想知道‘伞哥’每天靠什么过活，在哪里休息，来自哪里又走向哪里，但听说了他的故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就算是留下一段美好吧。他的女朋友被风带走了，而他还沉浸在过去当中。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他的家人也一定希望他能够从过去中醒来。我们能做的，就是为他祈祷，希望他能走出去。”